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二十一

高郵王引之

國語下九十八條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夫子誠之　蒸于武公　伯氏不出　而難三公子之徒　鮮有慢心雖其慢　濟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唯無忌之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宗國　其有勤也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蔵蠱　里丕死禍公隕於韓　不更厥貞苟衆不說　若無天乎云　敵而有文　約而不謟苟　畏贖敬也　十月　迎公　用午軍于廬柳于二命　公懼　匡困資無　宋衆無乃彊乎　歸濟

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惠慈二蔡　喙睃脩聲
以爲大政　冀缺耨　戰　余病喙　以懋御人　使
勿兜　是先主覆露子也　過由大　君臣不相聽
圉公　刑史　二月乙酉　使呂宣子佐下軍　至故以
旄季昇其宗　子孫　聰敏肅給　道逆　使佐新軍
比義　女工妾　厚其外交而勉之　及爲成師
置茅蕝設望表　木楗　文錯其服　五日　諄趙鞅
尋飯　是天啟之心也　淳燿　民煩　若合而函
吾中　䏶㾓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廷見　師長
士　懿戒　右執殤宮　象夢　心類德音　自誥

允遠宣朗　齊肅　滯久而不震　勤民以自封　闡

一善　憲臧否　既能得人　從逸　於其心也戚然

不敢左右　獵震也　奮其朋勢　士卒　官帥

諄釦　天子　許諾　蒲處　還軍接龢　載稻與脂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天地之刑

四年　上帝不考　至於元月　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爲

上卿辭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

貳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二君字皆指哀侯下一君字乃指武公待止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死時但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死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迂回而難通矣

夫子誠之（俗本之作也因注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引之謹案下云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蔿深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爲之備故謂里克曰夫子誠之下文驪姬欲殺大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誠之責首在里克也

烝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

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下章說秦伯納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卽位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下章說悼公卽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絳上文巳明著之矣則莅事于武宮亦在絳可知何爲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僖二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二文相連故謂

武宮在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寫者脫之耳（說見左傳）武宮在絳不在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遂在曲沃則絳爲國都何以反無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入于絳即位于武宮而據內傳殘闕之文以爲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廟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曰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盍圖乎乎謂申

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出也嘗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則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公之二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桑之五年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見下文正與上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出在獻公十七年見下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大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烝于武公奚齊莅事文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即在二十

一年之孟冬。冬祭曰烝。下距申生之死不及三月。申生死於是年之季冬。姚氏秋農曰左傳僖四年。大子申生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晉用夏正。乃下年二月二十八日。故經書于明年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也。必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國語雜記晉事。不皆以年之先後爲次。狐突杜門不出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亦事在後而先言之也。惠公悔殺里克。在既殺里克之後。而下文先言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後言惠公即位而殺里克。蒐于被廬作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在八年。而下文先言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被廬作三軍。皆不以年之先後爲次。韋云是時狐突未杜門。殆考之不審耳。

而離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難患也言所患者三公子也說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韋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三公子之黨也不

得云三公子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

夫人知極俗本極上衍有字宋本無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注鮮有慢心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貌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原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雖當讀曰唯言人知其位已極則志足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釁可乘易於殘毀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

故失其本指而以爲不敢違慢耳古字雖與唯通詳見禮記巳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改之周語晉語楚語吳語竝云濟成也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爲也引之謹案逸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言大子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大子吾不忍也故曰

吾秉君以殺夫子吾不忍韋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韋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蓋因上文不聽伯氏以至于死而行宋明道本已然檀弓作申生受賜而死而猶以也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邑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無親內謂王室外謂諸侯王室既卑則不能救虢諸侯遠之則不肯救虢故曰其誰云救之

其有勤也

君無懼矣明道本如是今本矣作哉非其有勤也韋注曰有勤曰勤勞也明道本如是今本曰作有涉正文而誤家大人曰注解其有勤也句未明有與又同也與邪同古書通以有爲又也爲邪說見釋詞上文宰孔

謂獻公曰君可無會也文言齊侯不暇以晉爲務故此云君無懼矣其又勤邪言不必勤於遠行也僖八年左傳載宰孔之言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意與此同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葵邱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韋注曰八年葵邱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引之謹案桓公在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左傳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

頻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是桓公在殯宋人伐之之事也案晉用夏正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伐齊經書春王正月則當爲晉惠公之八年十一月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晉獻公以二十六年卒見下文自二十六年至惠公八年爲九年在會于淮之後一年不得仍爲之八年也當云九年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寫者脫去九年二字耳

蠱蠱

將以驪姬之蠱蠱君而誣國人韋注曰蠱惑也家大人

曰蠱亦惑也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皆謂惑也昭元年醫和論蠱疾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哀二十六年大尹惑蠱其君是蠱卽惑也古人自多複語不必分爲二義

里丕从禍公隕於韓

里丕从禍公隕於韓韋以里不从絕句注云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下文禍公隕於韓注云禍貪怏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家大人曰禍字或自爲一句或下屬爲句皆文不成

義當以里丕死禍爲句死禍謂死於禍里丕死禍猶周語言郤至死難即上文所云喪田不懲禍亂其興也或謂韋注禍貪忲之禍五字本在里丕死禍之下後人誤移置於公隕於韓之下非也上文喪田不懲禍亂其興禍字韋氏無注而此禍字獨有注明是以此禍字爲惠公隕於韓之禍與上文禍亂其興謂里丕見殺者不同故特注以明之也且上文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曰謂惠公也狃忲也此云禍貪忲之禍則貪忲二字明指惠公而言非指里丕然則禍貪忲之禍五字本在公隕於韓之下非後人移置明矣此韋氏之誤不必曲爲之諱也

不更厥貞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韋注曰不變更其正引之謹案不變更其正則當爲鬼神所祐矣何以大命反傾乎韋說非也今案更者償也報也夏官馬質馬死則旬之內更淮南詮言篇功之成也不足

更責鄭衆高誘注並云更償也呂氏
春秋有報更篇所言皆報德之事 上文貞之無報也
賈服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
報也此云不更厥貞亦謂不報厥貞也行正禮而不償
以吉祥則鬼神之不祐可知矣故下文遂曰大命其傾
也

苟衆不説其君之不報也

苟衆不説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韋注曰苟使晉衆
不説惠公不報秦施令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
不予家大人曰韋以苟衆不説其君之不報也作一句
讀非也苟衆不説爲句不説謂不説秦也言秦不予糴

則晉衆不說下文曰不若子之以說其衆晉衆不說則其君之不報施有辭也若以不說爲不說惠公則不得言其若有辭矣

若無天乎云

秦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斷云字上屬爲句注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家大人曰若無天乎云文不成義且與下二句不相聯屬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一句若云有天爲一句魏志公孫淵傳淵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云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

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穆公之意以爲若無天則勝負尚未可知若有天則吾必勝之也若無天乎之下不更贅一語者下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今本从上衍至于二字辨見國語雖死何悔檀弓記其言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之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敵而有文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其注曰敏達也文有文辭俗本作有文章說茲從宋明道本引之謹案敏而有文本作敏而文因注而衍有字也晉語但言文故注云文有文辭弟七篇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注曰文有文德是其例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作晉公子文而有禮文上亦無有字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中庸曰簡而文文義並與此同

約而不諂

約而不諂章解約字曰在約困之中家大人曰約如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言雖自斂約而不諂屈於人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其色儉而不諂倫亦約也僖二十

三年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語意略與此同皆就晉公子之行事而言若以約爲在約困之中斯爲不類矣

荀　依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路史疏仡紀荀作苟云荀國語史記皆作荀非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皆作荀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又國名紀曰戰國有荀變子思薦之引之謹案路史荀作苟是也元和姓纂苟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苟實荀參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爲氏後去邑

爲苟廣韻苟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荀本姓郇後去邑爲荀今出潁川相倫切是荀姓爲文王之後苟姓爲黃帝之後且元和姓纂及廣韻引國語竝作苟不作荀也軒轅黃帝傳亦作苟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苟作拘拘苟古聲相近故苟通作拘也路史曰國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僳字而誤加人旁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竝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畏黷敬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家大人曰黷敬二字義不相屬娶妻不娶同姓者畏其黷倫非畏其黷敬敬當爲故字之誤也言同姓之所以男女不相及者畏其褻黷故也韋注云畏褻黷其類但釋畏黷二字而不及敬字下文黷則生怨云云亦但承黷字言之而不及敬字則敬爲誤字明矣文選女史箴雖不可以黷但言黷而不言黷敬故李善注引此文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以釋黷不可黷之意今本注文作畏黷敬也則與正文不合蓋後人以

誤本國語改之也左傳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畏黷故也昭元年正義故作敬乃明監本所改宋慶元本正作故。

十月　十二月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韋注曰內傳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引之謹案十月當爲七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蓋晉用夏時故月與周異內傳之僖

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謂納公子重耳周月也周之九月爲夏之七月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故內傳曰九月而此曰七月內傳曰正月而此曰十一月也杜預春秋後序曰汲冢古書紀年篇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僖五年左傳晉卜偃說滅虢之日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終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漢書律厤志以爲言厤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其例也賈逵二君誤以周月爲解故不能正傳寫

之譌而內外傳之紀月遂齟齬而不合矣。

迎公

董因迎公於河家大人曰迎。本作逆。此後人以意改也。凡內外傳例言逆公。不言迎公。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此正作逆。

甲午軍于廬柳

韋注曰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引之謹案內傳作二月甲午則此當云十二月甲午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脫去十二月三字耳。或曰校書者誤謂與上文十二月相複而刪之也。

干二命　非其官也而干之

君干二命以求殺余。鄭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奉二君之命以殺文公不得謂之犯命。干、猶與也。與今作預言汝與於二君之命以求殺余也。干古通作閒。音澗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云文閒作干。鄭語羨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言更相犯閒。左傳莊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並云、閒、猶與也。閒干古同聲。故後世有干與之語。又下文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干亦與也。殺有罪者、司寇之事。邢侯非其官而與之、故曰干。

公懼

公懼遽見之豪大人曰懼字涉下文公懼而衍此時伯
莚尚未以吕郤之謀告公不得言公懼也戈選思元賦
注嶽中土梁王書注引此並作公遽見之僖二十四年
左傳作公見之皆無懼字陳氏芳林外傳攷正删懼字
是也

匡困資無

救之振滯匡困資無韋注曰匡正也正窮困之人家大
人曰匡與救同意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之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宋衆無乃彊乎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韋注
曰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衆益彊家大人曰如韋注則
是楚衆彊非宋衆彊矣殊與傳文不合竊謂彊當讀爲
僵僵斃也見呂氏春秋貴卒篇注言宋國之衆將爲楚所斃也故
僖二十八年左傳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殭之爲僵猶
彊之爲僵陳君閒道脩車馬彊頓彊卽僵之假借

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
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童昏不可使謀韋解嚚聾二字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

聾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家大人曰傳言不可使言不可使聽則聾瘖爲不能言之人聾聵爲不能聽之人韋氏以左傳釋之非其本指也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卽相同籧篨戚施侏儒皆疾也故人之不肖者亦曰籧篨戚施侏儒邶風新臺篇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鄭語曰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皆謂不肖之人也淮南脩務篇注云籧篨偃戚施僂皆醜貌也故物之粗醜者亦曰籧篨戚施方言曰簟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籧篨太平御覽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戚施蟾蜍喩醜惡是也侏儒短人也故梁上短柱亦

謂之侏儒淮南主術篇曰脩者以爲櫚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是也不能言謂之瘖故不言亦謂之瘖晏子春秋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是也不能言謂之瘖不能聽謂之聾故口不道忠信之言亦謂之嚚耳不聽五聲之和亦謂之聾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所云是也故事理之相近者既有本意即有假義說經者不以本義廢假義不以假義亂本義斯兩得之矣

惠慈二蔡　諏於蔡原

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注曰蔡蔡公原原公引之謹案蔡讀爲祭公謀父之祭漢書古今人表有祭公與號

中號叔閎夭南宮适辛甲同時，即此所謂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者也。昭王時有祭公隕於漢水，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春秋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蓋皆文王時祭公之後。路史後紀曰祭事文王受商之大命，蓋別有所據也。祭爲畿內之邑，字本作鄒，說文鄒祭邑也。故穀梁傳以祭伯爲寰內諸侯，若凡蔣邢茅胙祭之祭。隱元年左傳正義以爲畿外之國，桓十一年杜注云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其是與。韋注周語以祭公謀父爲周公之後，非也。祭與蔡古字通，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及蔡公抎於漢中，僖四年左傳正義引此作祭公。古今人表亦作祭公。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蔡

公發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祭公敦春秋鄭祭仲易林既濟之篇作蔡仲漢安平相孫根碑祭足作蔡足皆其證也逸周書祭公篇禮記緇衣引作葉公亦是借蔡爲祭因譌而爲葉也上文曰孝友二號而惠慈二蔡此言咨於二號卽上文之二號則此言詠於蔡亦卽上文之二蔡也二蔡蓋二人皆食邑於祭者惠慈猶惠愛也固不必斐子而後謂之慈也說者以二蔡爲管叔蔡叔失之管蔡不賢豈得偶武王周公而斐管蔡乎

矇瞍脩聲　不脩天罰

矇瞍脩聲家大人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

前謹脩其法下循聲者循琴瑟之聲而歌詠也王制正義引此正作循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並同毛本改循爲脩非又引書注歌詠琴瑟是其謠聲爲歌之所循故曰循聲射義曰射者循聲而發若作脩聲則義不可通韋本當亦是循字故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循之而今本注文亦誤作脩矣又下卷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韋注曰脩行也家大人曰脩與行不同義脩亦當爲循循天罰行天罰也甘誓曰今予惟共行天之罰是也韋注訓爲行則其爲循字可知說文循順行也

以爲大政　予爲大政

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韋注曰大政大掌國政冢大人曰韋說非也政讀爲正正政古多通用不煩枚舉爾雅曰正長也郤穀將中軍爲卿之長故曰大正以爲大正猶曰以爲正卿耳昭十五年左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曰孫伯黶晉正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是其證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書大傳正作政逸周書嘗麥篇曰王命大正正刑書又子產對韓宣子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昭七年左傳同亦謂宣子爲正卿也成六年左傳子爲大政杜注曰中軍元帥是也韋注曰大政美大之政亦非

冀缺耨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家大人曰冀缺耨上有見字而今本脫之自冀缺耨至相待如賓皆言曰季之所見如此下文從而問之云云亦從見字生出者無見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皆作見冀缺耨僖三十三年左傳同

戰

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家大人曰戰非戰鬥之戰何以明之鍾鼓錞于丁甯皆戰所必用不得以鍾鼓屬伐以錞于丁甯屬戰以是明之

戰讀爲憚憚懼也。見上文。此承上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而言言伐之則必備鍾鼓所以聲其罪也若憚之而已則但用錞于丁甯所以儆其民也白虎通義引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廣雅曰戰憚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魯語師大鐘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作戰莊子達生篇以鉤注者憚呂氏春秋去尤篇作戰戰與憚古同聲同義故字亦相通

余病喙

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家大人曰喙下有矣字而今本脫

之則語勢不完喙字亦作㞋方言㞋㑊也㑊古倦字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爲嫁音喙玉篇嫁困極也大雅緜篇維其喙矣毛傳喙困也外傳日余病嫁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引作余病喙矣成二年左傳作余病矣皆有矣字

以愁御人

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愁御人韋注曰愁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引之謹案說文愁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耳韋訓愁爲願以願御人則爲不辭故又申之曰願以此報君

御人之笑已者始失之迂矣

使勿兜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韋注曰兜惑也宋庠補音曰案人名有驩兜器名有兜鍪它無所訓徧閱經典子史求見兜惑之說將先儒自有所據其散亡乎引之謹案兜當爲㕦說文㕦廱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勿㕦謂勿廱蔽也說文之訓始出賈侍中國語注乎韋注訓爲惑則其字益當作㕦蓋㕦之爲言猶蠱也蠱惑也爾雅曰蠱疑也疑亦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是也㕦與兜形相似後人少見

鬼少見央故央謂爲兜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章注曰露潤也引之謹案露與覆同義覆露之言覆慮也包絡也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釋宮室曰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淮南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漢書鼂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謂覆慮之也若訓露爲潤則與覆異義矣而高誘注淮南亦訓露爲潤顏師古注漢書訓露爲膏澤且云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不知露自訓覆覆露

爲古人之連語上下不殊義也

過由大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引之謹案過由大過字後人所加刑之過也由大六字本連讀言刑之失也由大臣有罪而不刑也韋氏誤分爲二句於刑之過也注云刑殺有過者於由大注云由大臣也不知刑之過也四字乃起下之詞非別爲一句也後人不察其誤又於由大二加過字則與上四字義不相屬矣韋

注怨由細云怨望者由小細民也而注由大則云由大臣也而不及過宗則由大上無過字可知。

君臣不相聽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韋注曰。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家大人曰。君臣不相聽指厲公與欒郤中行諸人而言。士文子曰吾君將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乎所謂君臣不相聽也韋以欒武子所說三事當之誤

矣

圂公

欒武子中行獻子圂公於匠麗氏家大人曰圂皆作圂成十七年左傳云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呂氏春秋驕恣篇云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或言執或言幽或言圍皆謂囚之也今本圂作圂則非其旨矣古圂圂字本作圂說文口圂圂圂所以拘辠人史記秦始皇紀贊成圂圂而免刑戮漢書司馬遷傳淶幽圂圂之中皆是也圂圂字相似因誤爲圂齊策則是圂家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墨子備城門篇乃足以守圂韓子揚搉篇主將甚圂雕而除言備以圉强敵今本圂字並誤作圂又楚語王

孫圉宋明道本作圄困學紀聞亦引作圄史記陳世家文公圉春秋世族譜作犨一作孝經傳通用圉字宣四年左傳圉伯嬴于轑陽而殺之是也圉圄字亦相似

刑史

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韋注曰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引之謹案司寇者典刑之官不得直謂之刑大史非掌刑之官不得與司寇並舉韋說非也刑史謂刑官之史掌刑書以贊治者周官刑官之屬鄉士遂士皆十有二人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鄭注曰史司寇吏也陷於大戮則刑官之史

得書其罪故曰以煩刑史

二月乙酉

二月乙酉公卽位引之謹案晉行夏時二月當爲十二月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而此文上云厲公七年冬難作始於三卻卒於公則晉之正月晉以爲冬蓋晉之十一月也由是推之則魯之二月爲晉之十二月內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則此當曰十二月乙酉公卽位矣成十六年傳正義引此作正月乙酉又引孔晁云二月乙酉言正月者記者誤也案正字卽十二之合譌

使呂宣子佐下軍 至 故以彘季屏其宗

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韋注曰上當爲下。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獸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孫字衍說見下條。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引之謹案悼公卽位之年爲成公之十八年也十八年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

軍。杜注亂至上斷如伐鄭可也。襄九年傳韓起少於欒黶而欒
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
將下軍魴佐之。又欒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注
曰二國從下軍。是佐下軍者彘恭子。非呂宣子也。下文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龍注文子趙武也而能恤大事
使將新軍。將令木誤作佐辯見下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
犯使佐新軍。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
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
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為新軍將呂宣子卒而
趙文子始將新軍。則先趙文子而將新軍者呂宣子也

是將新軍者呂宣子非彘恭子也傳寫者上下錯亂耳上當云使彘恭子佐下軍而以曰武子之季云云次於其下下當云使呂宣子將新軍而以曰邲之役云云次於其下今更訂其文如左

使彘恭子佐下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呂宣子將新軍曰邲之役此云邲之役鄢之役下文云背克鄢之役此云其子不可不棠也下文云其子不可不與也兩事相連故文義亦相似。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

殺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

子孫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家大人曰孫字後人所加呂宣子呂錡之子也故曰其子不可不崇不當有孫字左傳成十八年正義引此無孫字下文其子不可不興也亦無孫字

聰敏肅給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韋注曰肅敬也給足也引之謹案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爾雅曰肅速也肅速疾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傳曰佞人口辭捷給皇

孔疏曰給捷也管子大匡篇曰隰朋聰明捷給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曰齊疾也給急也是齊給皆疾也聰敏言其通達也肅給言其敏捷也四字義相貫注韋注失之

道逆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韋注曰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引之謹案道猶順也謂觀察諸侯之順命與逆命者楚語違而道從而逆道與逆相反。正與此同是道爲順也管子小問篇百川道年穀孰。亦謂百川順也若以道爲有道德則與逆字義不相當矣

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據此則道德之道亦以順得名。

使佐新軍

呂宣子奪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韋注曰說云新中軍也宋本如是昭謂將但言新軍無新中軍。宋本無下脫新字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使魏絳佐新軍此不當與之複故舊說以新軍爲新中軍以別於下文之新軍。而韋氏駁之以時無新中軍則新軍與下文無別下文令狐文子奪公乃使魏絳佐新軍則先魏絳而佐新軍者令狐文子而非趙文子也其不得以趙文子爲佐

新軍明矣令案佐字涉下文使佐新軍而譌佐當爲將呂宣子本將新軍宣子卒故公使趙文子將新軍也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將新軍魏絳佐之也蓋其始也呂宣子將新軍令狐文子佐之及二子卒則趙文子將新軍而魏絳佐之故上文云使呂宣子將新軍呂宣子今本誤作魏恭子辯見上使令狐文子佐之此及下文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也合前後考之而傳寫之譌誤可

得而正矣。

比義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韋注曰比比方也義宜也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注曰比比義義之與比也又楚語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韋注曰義宜也引之謹案以上三言比義義字皆當讀爲儀說文曰儀度也比儀者比之度之也周語曰儀之於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見前婿義事也下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者言願君比度而行之也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

比義習者行猶用也言使知事之族類而用其比度若學記言比物醜類也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者言巫之智能上下比度以事神也比義即比度非比於義之謂也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上下比義光遠宣朗八字皆平列。義與比意相近故言比可以兼義晉語云能上下比之是也襄三十年左傳文待人婦義事也義事謂度事而行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爲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前議事以制下韋注訓義爲宜又以行比義爲義之與比皆失之。

女工妾　軩車

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注曰女美女工樂師傳

曰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引之謹案內外傳亦有不相合者不可强同內傳師悝師觸師蠲凡三人不言女妾而此曰女工妾三十人則與內傳殊義且上言女下言妾而中乃言樂工爲不倫矣唯或說差爲近之盖女工妾長於女工之妾也成二年左傳魯賂楚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注曰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是以女工妾爲賂之證又案下文曰輅車十五乘內傳則曰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二者亦不合韋注牽合內傳而曰輅廣車也軘車也

十五各十五也亦失之廣車不得謂之輅輣車亦不得
但謂之車輅車者路車也又不得以輅車爲二物

厚其外交而勉之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韋注
曰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引之謹案此
謂寬其死罪無取於勸勉也勉當讀爲免古字勉與免
通（詳見左傳教前哲以免也下）免之謂免其死秋官鄉士若欲免之
則王會其期僖三十三年左傳若從君惠而免之是也
上文云滅之此云免之相對爲文昭七年左傳朔於敝
邑亞大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

大矣是逵逃者以免夘爲幸也。

及爲成師

及爲成師居大傅家大人曰師當爲帥字之誤也爲成帥者爲成公之中軍帥也唐注曰爲成公軍帥兼大傅官今本帥字亦譌作師韋注引宣十六年左傳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皆其證也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爲成帥居大傅卒與帥同襄二十七年左傳正義引作及爲元帥元字蓋後人所改而帥字則不誤

置茅蕝設望表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

牟守燎故不與盟韋注曰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爲蕝說文曰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蕝表坐本此引之謹案會盟無縮酒之文韋注非也當以賈說爲長竊謂置茅蕝者未盟之先擯相者習儀也習儀則必爲位故以茅蕝表之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爲緜蕞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傳曰置茅蕝顏師古曰蕞與蕝同然則置茅蕝之義當與緜蕝相似蓋爲習儀而設也周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

儀為位是其比類也望表盟之日所以表位者也望而知其所立之處故曰望表淮南說林篇曰植表而望則不惑是也設望表者豫爲王及諸侯之位以木表之若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矦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與國于表著之位杜注曰野會設表以爲位是其明證矣韋以爲望祭山川亦非上云盟諸侯下云守燎所言者皆會盟之事不得雜以祭神也

木樵

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樵以過于朝韋注曰木樵木搚也

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捷爲擔者捷當作摙淮南人閒篇負輦粟而至衆經音義卷十一引作摙載粟米而至又引許叔重曰摙擔之也廣韻曰摙擔運物也力展切术摙者蓋繫物於橫木之兩端而中荷之若今之扁擔是也摙與捷字形相似學者多見捷少見摙因譌而爲捷矣宋庠補音音其偃反失之

文錯其服

金玉其車文錯其服韋注曰文文織錯鍍也引之謹案服不可以鍍韋說非也文錯猶文繡也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曰錯叔繡文王子叔繡字錯蓋取繡文交錯

之義秦策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淮南齊俗篇曰宮人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皆其證也爾雅釋旗名云錯革鳥曰旟謂交錯其文畫爲急疾之鳥（說見爾雅書）文謂之錯繡文亦謂之錯其義同也

五日

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家大人曰五日下當有瘳字平公從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瘳故賜之莒鼎若無瘳字則與下文者不相屬據韋注云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則似所見本已脫瘳字若有瘳字則不必如此詞費矣然說苑辨物篇正作五日瘳公見子產昭七年

左傳亦云。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則有敳字是也。

諄趙鞅

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韋注曰諄佐也舊音諄之閏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告曉之孰也。匕書或訓佐也從去聲與韋注合以舊音得之引之謹案書傳無訓諄爲佐者諄。當爲諒字。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諄相似因誤爲諄後人又據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耳說文及廣韻俱無諄佐也之訓惟玉篇諄字云佐也。蓋

後人據誤本國語增入非顧氏原文也衆經音義十三云誖亦左也左與佐同盜唐時國語及注諒字已誤作誖故元應承用之也曹風鳲鳩篇毛傳貳疑也貳誤爲忒說見其儀不忒下而玉篇遂收入忒字注廣雅卒極也卒誤爲乎而玉篇遂收入乎字注嫡餘盈也匪亢非也傳寫者脫去上也字與非也混爲一條而玉篇餘字注遂收非也之訓皆後人所增也

尋飯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家大人曰尋字義不可通尋當作專專古摶字周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釋文專徒丸反專與尋字形相近故專誤爲尋曲禮毋摶飯鄭注曰爲欲致飽不謙此言

其食不當摶飯也若獨食則不嫌矣鹽鐵論取下篇摶粱齧肥摶粱即摶飯也呂氏春秋愼大篇載此事正作摶飯。

是天啟之心也

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韋注曰啟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家大人曰韋以下文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啟下無心字故以有心字爲誤也今案天啟之心謂啟季紃之心也叔熊不得立是天啟季紃之心使之紹其先業也晉語曰非天誰啟之心襄二十五年左傳

曰天誘其衷啟敝邑心昭二十七年傳曰天啟叔孫氏之心則有心字不誤下文天之所啟與此相承而不相背也

淳燿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淳大也燿明也敦厚也言黎爲火正能炤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家大人曰韋訓淳爲大義本爾雅爾雅作純義然云大明厚大天明地德則不詞矣予謂淳燿敦大光照皆二字平列淳字本作焞焞明也燿光也言能光

明天明。厚大地德也。下文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卽其證說文焞明也春秋傳曰焞燿天地蓋約舉鄭語之文也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曰。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其字竝作焞。昭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此亦作焞今本作淳者俗字耳。大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云淳明也。漢書楊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李奇訓純為絲亦失之焞淳純古竝通用。

民煩

楚語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

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韋注曰煩亂也家大人曰民讀爲泯泯煩皆亂也昏亂之人故不可教訓玉篇泯彌忍彌賓二切滅也又泯泯亂也是泯與民同音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釋文泯彌忍反徐又音民是泯滅之泯亦與民同音康誥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逸周書祭公篇曰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孔晁注泯芬亂也芬與棼同泯芬與民煩聲近而義同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冥煩與民煩聲義亦相近故賈子大政篇曰夫民之爲言也冥也萌之爲言也盲也孝經援神契亦曰民者冥也見大雅靈臺正義

若合而函吾中

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解合而函吾中曰合合戰也函入也舊音曰函音咸或爲臽音陷補音同今本並作函家大人曰函訓爲容不訓爲入臽即或涵或揜之揜亦不訓爲入作函作臽皆臽字之譌也臽本作臽形與函相似故譌而爲函（函字俗書作函與臽字尤相似玉篇曰部有函字胡耽切函鑑也又胡緘切函書也函字俗書作函故玉篇誤收入曰部）說文臽小阱也從人在臼上舂地坎可臽人今經傳通作陷（秦策廣雖自坑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臽餓之矛論衡譏日篇葬避九空地臽漢武都大守李翕天井道碑墜無臽潰而獄須刻臽雚與其字皆作臽今經傳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北語之[illegible][illegible]陷臽書中若非謂爲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隤也是臽與入同義故傳曰臽晉中僖四年公羊傳曰大陷于沛澤之中故韋注訓臽爲入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楚子以偏師陷陷字亦與此同義舊音及補音皆不知臽之爲臽之譌相承音咸失其義矣史記禮書由及士大夫集解曰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臽亦臽之譌臽陷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陷裴駰司馬貞音含皆失之也漢書司馬遷傳臽糞土之中而不辭臽亦臽之譌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而不

辭是其證經傳中名字既相承作面而國語之名皆
史記之名及士大夫漢書之名冀土之中又皆訛而為
面後人多見面少見名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宋賈昌朝羣經
音辨面字有三音一音咸面也一音含容也一音
附不所也是直不辨面名之為二字其失甚矣

囂庶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庶為樂韋注曰囂讙也庶衆也引之謹案囂亦衆
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衆也小雅十月之交篇讒
口囂囂箋曰囂囂衆多貌囂與囂同囂庶謂聲音之衆
多也。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韋注曰不服心不服也引之謹案韋說甚謬諸夏事晉寖王心不服矣今案而者述及之詞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當作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傳寫者誤倒其文耳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正所謂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也若作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則義不可通矣韋據誤本作注故失其指

廷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韋注曰廷見見於廷也引之謹案下文曰子亹不出則在家非在朝也不得言廷見

廷當爲迋迋與往同謂往至子臺之家而請見故下文曰子臺不出也說文曰迋往也又曰往之也古文作迋襄二十八年左傳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漢書五行志迋作往襄二十八年傳又曰伯有迋勞於黃崖三十一年傳曰印段迋勞於棐林皆是也迋與廷字相似故迋譌作廷廣雅迋歸也今本迋字亦譌作廷下文闕且廷見今尹子常廷亦迋之譌

師長士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蔡注曰師長大夫引之謹案經傳言師長者有二義有訓為公卿者盤庚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傳曰師長公卿是也有當訓爲士者楚語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是也蓋上言卿下言士而中包大夫故曰以下曰至於猶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耳如以師長爲大夫則師長卽在卿之下何得言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乎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輕大夫師長於大夫之下言師長則師長爲士矣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官師卽此師長士也

懿戒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家大人曰：戒字涉注文戒書而衍。懿即大雅抑之篇也，可謂之懿詩，不可謂之懿戒。案韋注云：三君云懿句戒書也，昭謂懿句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三君及韋注皆釋懿字而不及戒字，則正文原無戒字明矣。宋庠作補音，出作懿二字而釋之云：注讀曰抑，詩抑篇是也，而不言懿戒，則庠所見本亦無戒字明矣。玉海五十九引此始有戒字。說命正義、小大雅譜正義、大雅抑正義、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陳禹謨本增戒字竝引作作懿以自儆，無戒字。

右執殤宮

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韋注曰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予以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家大人曰韋以殤宮爲殤之居非也殤之居則不可言執故又爲之說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失之迂矣宮讀爲躬中躬皆身也執殤躬猶言執鬼中作宮者假借字耳

象夢

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家大人曰象夢當爲夢象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據韋注云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

而使求之則正文之作夢象甚明今本夢象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潛夫論五德志篇載其事云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升以為大公即用國語之文

心類德音

齊桓晉文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韋注曰類善也引之謹案類之言率也率循也言其心常循乎德音也下文觀射父曰使心率舊典者為之宗語意與此同率與類古同聲同義而字亦通用漢書尹翁歸傳類常如翁歸言顏師古注類猶率也外戚傳事率衆多顏注率猶類也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率音類本又作類又音律祭義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凡釋文內率字之音多如此

自誥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韋注曰誥告也引之謹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曰皆所以約勤謹戒衆今本勤譌作勤據明吳元恭本改自誥者自戒敕也上文曰衞武公作懿以自儆義與此同

光遠宣朗

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引之謹案下光爲光明之光上光則廣大之廣周語中篇叔父若能光裕大德韋注曰光廣也下篇曰豈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下篇緝明也熙廣也即爾雅緝熙光也

之光光與廣通詳見易光字下光遠者廣遠也廣與遠同義宣朗者明朗也明與朗同義宣訓爲明詳見詩宣昭義問下陸粟祖考須光遠之度宣朗之明義大國諸於光遠言度於宣明言明亦是以光爲廣以宣爲明也

齊肅

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拔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章於上齊字注曰齊潔也於下齊字無注但云肅疾也引之謹案章意於下齊字蓋亦訓爲潔故蒙上注而省其文也今案下齊字當訓爲疾與肅同意故以齊肅連文爾雅曰肅齊疾也敬不可久故欲其疾速也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

者齊遬舒也遲也皆緩也齊也遬也皆疾也說見本條與此齊肅同義

滯久而不震

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引之謹案震振也興也晉語曰底著滯淫誰能興之是矣韋注訓震爲懼失之又周語曰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韋注曰震動也此云不震不殖亦與同義。

勤民以自封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韋注曰勤勞也封厚也引之謹案勤病也民多曠而我取富非勞民

乃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爾雅瘽病也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懃瘽勤懃字異而義同楚語又曰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瘠民猶病民

聞一善

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家大人曰聞一善本作聞一善言今本無言字者蓋後人以上句多一字故刪之以對下句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字字相對且善言入於耳故曰聞刪去言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薦禰衡表注楊荊州誄注引此並作聞一善言

憲臧否

猶足以憲臧否則寶之韋注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象大人曰法臧否之語不詞余謂憲者表也表臧否以示人故曰猶足以憲臧否大雅崧高篇文武是憲周官小司寇憲刑禁箋注竝曰憲表也

既能得入

若求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明道本如是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引之謹案入當爲人能得人卽上文所謂其愛也足以得人也曜之以大利謂示其人以大利也下文動而得人卽承此句言之若作入字則義

不可通上文曰來曰寵正謂入國之後見寵於子西不當又言得入也且得入由於子西之召何能之可言乎元明諸本不解其義而改能爲而誤益甚矣

從逸

吳語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韋注曰從順隨也家大人曰從讀爲縱縱逸猶放逸也晉梔酒賦流情縱逸韋以從爲順隨則誤分從逸爲二義

於其心也戚然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韋注曰戚猶惕也家大人曰諸書無訓戚爲惕者說文侙惕也春秋國語

曰於其心忒然然則今本作慼乃忒字之誤而韋所見本正作忒忒不作慼故與說文同訓爲惕也廣雅曰忒慎慎也玉篇曰慎心動也廣韵曰忒意慎忒也義與惕並相近。

不敢左右

吳王夫差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家大人曰廣雅𢦏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唯有恩好之故也韋注以爲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失之。

獵震也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曰獵震也家大人曰震與獵義不相近諸書亦無訓獵爲震者震當爲虐犯獵連文故訓獵爲虐爾雅獵虐也郭注曰陵獵暴虐是其證虐說文本作𧆯隸省作虐見司隸校尉魯峻碑其下半與辰字相似虐字隸或作𧆛與震字上半亦相似舊本國語虐字作𧆛因譌而爲震矣

奮其朋勢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韋注曰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家大人曰朋讀爲馮馮勢盛怒之勢也方言曰馮怒也楚曰馮郭璞注曰馮恚盛貌昭五年左

傳令君奮呼震電馮怒杜預注曰馮盛也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是馮為盛怒也作淜者假借字耳史記田完世家之韓馮韓策作韓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淮南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馮與朋古字通猶淜河之淜通作馮也

士卒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今本作官帥辯見下條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

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冢大人曰上文秣馬食士士卽卒也此旣言卒則無庸更言士士卒當爲王卒字之誤也王卒者中軍之卒也中軍從王故其卒謂之王卒左傳哀十一年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是王卒皆在中軍也自陳王卒至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皆指中軍言之下文言左右軍亦如之而此不言中軍者言王卒則中軍不待言也三軍陳法皆同所不同者左尚赤右尚黑而中則尚白耳今本王卒作士卒則無由知其爲中

軍之卒。既不專指中軍則不得言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矣。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此正作陳王卒。宋尤袤本如是合本王作士乃後人依俗本國語改之

官帥

行頭皆官帥。補音云帥音所類反。今官私諸本多作官師。非是。按史記馮唐傳云為官卒將卒當為率率即帥字也說見讀書雜志史記。晉灼注此漢書注非史記注百人為徹行皆帥將也。史記索隱正引吳語曰百人為徹行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為一卒。卽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若作師字。殊無意義。明道本正文注文皆作官師。陳氏芳林亦以為非說曰案劉淵

林賦注引作官帥是也賈公彥周禮小宰疏引作官師非也干祿字書收師帥二字云上通下正葢當時俗書偶用通體點畫僅毫釐之別因遂成師字耳家大人曰宋陳二說皆非也案韋注云三君皆云官師明道本如是各本依宋說改師爲帥大夫也所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據韋注則所見本正作官師也何以明之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士下士也襄十五年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注云官師劉夏也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官師即士也而韋云此宜爲士則正文

之作官師甚明說內外傳者或以官師爲大夫襄十四年左傳官師相規杜注云官師大夫此蓋本於舊注故韋此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案三君以官師爲大夫非也說見左傳官師下賈景伯即在三君之內其注當云百人爲一卒即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是三君皆以官師爲大夫韋以下文有大夫故不從三君而以官師爲士也漢書馮唐傳爲官帥將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見史記集解此但言百人爲行當有帥將以統之未嘗言國語有官帥之文至小司馬所見本始譌作官帥故引賈注亦作官帥而公序遂奉爲定本矣師帥字形相似帥可譌爲師

師亦可謂爲帥吳都賦及注作官帥未必非傳寫之譌而韋注云此宜爲士又引周官卒長皆上士徧考經傳士稱官師而不稱官帥則當作官師明矣鄭仲師注周官小宰引此正作官師故賈疏亦作官師非誤也國語舊本多作官師亦非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國語吳都賦皆作官師而陳禹謨又改爲官帥矣行頭皆官師者在平時則爲官師在此時則爲一行之長亦猶十行一嬖大夫在平時則爲大夫在此時則爲十行之長也十旌一將軍亦是平時爲卿而此時爲將軍故周官云軍將皆命卿也又云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

夫卒長皆上士是大夫皆得稱帥而士則但稱卒長不得稱帥也此行頭爲百人之長卽卒長也安得稱爲官帥乎且官帥之名不見於經至史記始有官率將之語不得援以爲據

譁釦

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吳語注曰譁釦讙呼也傳音釦音口家大人曰說文釦金飾器口也玉篇音口與讙呼之義無涉釦當讀爲㖃字或作呴俗作吼說文㖃厚怒聲玉篇呼垢切文選江賦注引聲類云呴嗥也燕策云呴籍叱咄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國語三軍譁呴又引賈逵注

云。咰。謼也。與韋注讙呼同義。作卹者。借字耳。當音呼垢反。不當音日。

天子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家大人曰。天子。當爲天下。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也。韋注曰。淫。僭也。名。號也。以淫名聞於天下。謂天下皆知吳之僭號。非獨聞於天子而已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此竝作聞於天下。

許諾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家大人曰。許諾二字。涉下

文吳王許諾而行上文吳王責晉侯曰君億負晉衆庶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故此文董褐復命曰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此下不當有許諾二字也左傳正義文選注引此皆無許諾

蒲嬴

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韋注曰蒲深蒲也嬴蜯蛤之屬引之謹案蒲嬴卽蒲盧蛤屬也廣雅曰蜌蠯蒲盧也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蜃傳曰蜃者蒲盧也鄭注月令曰大蛤曰蜃是蒲盧爲蛤屬也中山經曰青要之山南望墠渚是多僕纍蒲盧郭注以蒲盧爲爾雅之果嬴蒲盧非也僕纍蒲

盧皆螷蚌之屬故謂諸生之若果螷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螷蠡薄螷也薄螷猶蒲螷耳蒲螷之爲薄螷猶蒲姑之爲薄姑僕纍蒲盧蒲螷薄螷皆一聲之轉韋注分蒲螷爲二物而以蒲爲深蒲非也深蒲與螷於文既爲不類且深蒲所在皆有不必海濵若蚌蛤之屬則海濵爲多故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也

蒲盧爲細腰土蜂非水濵所宜產也

遷軍接龢

明日遷軍接龢與和同韋注曰上下皆龢引之謹案上下皆龢不待遷軍而始然且下文人有致死之心方言其效不得於未斬有罪之前豫言上下皆龢也今案龢軍

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是和有左右，每和立兩旌。又各有左右，或先或後，以次立之，故曰接和。接之言使也，次也。廣雅曰：序，使，經，弟，次也。說文：使，佽也。佽，遞也。佽與次通，遞相及亦次序也。使與接通。猶捷之作接，唼之作啑，箑之作篓也。接和者，次和也。西京賦曰：次和樹表，是其義也。遷軍接和，則壁壘已成，部曲已定

乃斬有罪者以徇耳或曰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注兩軍相對爲交和交和卽接和此說非也此時吳越尚未交戰不得言兩軍相對下文方云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一曰接龢地名明曰遷軍接龢猶上文言明日徙舍至於禦兒也。

載稻與脂

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韋注曰稻糜脂膏也引之謹案稻不得訓爲糜稻當作稃注稻字同稃音浮字之誤也廣雅稃糜饘也粰與稃同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時則篇作稃鬻道藏本田

是今本改稃爲桴。是稃即糠也。故杜注訓稃爲糠。載稃與脂膏

以脂與膏相雜。若內則注所謂膏膋也。膋與膋同。下文曰無

不餔。無不饊。饊似也。必膏而後言饊。則稍爲稃之誤明

矣。不然。稻。穀名也。但言載稻。則稃與米春。炊與米炊。皆

未可知。稍字何以無不餔饊。而宏嗣又何以知其爲糠

也。宋庠補音及舊音稍字皆無音。稃稃蠶已不知其爲稃

字之誤矣。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杜注敗吳於囿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注又敗之

於沒曰沒地名。此下俗本增在京十九年五字。宋明道本無之。案哀十九年左傳越人侵楚以

誤吳也。未嘗有伐吳之事。宋本是也。注又郊敗之曰。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引之謹案。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皆一時之事。不得分為十七年二十年也。吳語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而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是三敗皆一時之事也。蓋左傳越之伐吳凡再舉而滅之。哀十七年三月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而滅吳是也吳語越語則皆以為一舉而滅吳。故有三敗而滅吳之文。二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欲牽合左傳。分為前後

兩句而反與吳語之文大相刺謬疏矣

天地之刑

死生因天地之刑韋注曰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家大人曰刑讀爲形形見也天地之刑謂死生之兆先見於天地者也生與殺必因乎此故曰死生因天地之形下文曰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又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管子勢篇曰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聖人成之皆其證也形刑古多通用不煩枚舉

四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注曰說云皆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五年魯哀十年又一年注曰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引之謹案四年承上在吳三年言之謂在吳三年之明年也注三年當爲五年蓋吳許越成在魯哀元年句踐宦吳三年而反則在哀四年韋注以爲哀之五年非也見下其明年則哀五年矣故舊說云魯哀五年也下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蓋距宦吳未久道其受辱之辭其爲反國之明年明甚其下文言又一年者三則爲反國之二年三年曰年

在魯哀之六年七年八年矣合在吳之三年凡歷七年故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句踐歸自會稽七年拊循其民欲用以報吳也再合居軍之三年凡歷十年故下文范蠡曰十年謀之也韋以四年爲反國四年魯哀九年三言又一年爲反國之五年六年七年魯哀之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皆失之又案左傳夫差殺子胥在哀十一年而越語則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上見便云申胥驟諫王怒而殺之蓋記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以宦吳三年而反爲哀五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以求合於十一年殺申胥之事不知越人行成在哀元

年。宜與三年而歸在哀四年而非五年。縱加反國之六年。亦財十年。其時尚未殺申胥也。況四年爲反國之明年。再二年。爲反國之三年。而非六年乎。遡語之文本不與左傳相當。無事規規求合也。

上帝不考

上帝不考。時反是守。韋注曰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家大人曰。韋注文義不明。考當讀爲巧。反猶變也。言上帝不尚機巧。惟當守時變也。漢書司馬遷傳。聖人不巧。巧或爲朽大史公自序。時變是守。顏師古注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是也。古字考與巧通。故金

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

至於元月　居軍三年

韋注至於元月曰爾雅曰九月爲元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五十七年三月越伐吳注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亥滅吳。引之謹案此以左傳說之也不知越語之文與左傳不同。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伐吳越語則以反國之四年九月伐吳四年說見上。左傳以伐吳之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越語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乃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左傳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自十

七年至二十二年。越語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左傳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二十二年。哀元年傳所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也。越語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十年。自吳三年而反國又歷四年。至九月而伐吳。居軍三年。吳潰而滅吳。凡十年也。下文范蠡所謂十年謀之也。史記越世家作謀之二十二年。後人以左傳改之也。越語之年月非左傳之年月也。不然則事同左傳。文亦當然。豈有至於元月在哀十六年。而不著其爲何年者乎。又豈有興師伐吳在十七年三月。而不著其爲何年何月者乎。又豈有居軍三年在伐吳之後三年。而不著其年之相距者乎。至於元月。上承又一年之文。則爲反國四年之九月矣。韋注王[illegible]待之

曰。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非也。遂興師伐吳。上承至於元月之文。則爲九月伐吳矣。居軍三年。上承伐吳之文。則伐吳之後遂居軍以困之矣。本書節次。本自顯然。何得亂以左傳之年月乎。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欲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韋解用人無藝二句曰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引之謹案韋說非也用人無藝當屬上二句爲義往從其所。則屬下句爲義用

人無埶者人猶衆也言用衆之道無常也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埶三無字相應爲文往從其所者其所敵人之所也言往從敵人之所而彼尚能以剛彊禦我則其陽節未盡未可卽滅故曰不奴其野也蔽察埶爲韻察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爲韻宋玉高唐賦九竅通鬱精神察與藕蔹遊會害逝歲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所禦野與爲韻以是明之

經義述聞弟二十一